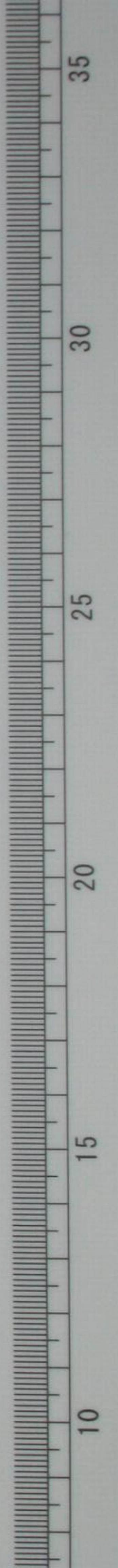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42
13

十
三



30-13
文庫 17
W 142
13



杜詩論文二十六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代宗廣德二年春閩州

閩山歌

閩州城東靈山白。閩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盡不盡雲。江
動將崩未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蒿華敵。中原
格鬪且未歸。應結茅齋看青壁。

六

閩州二十六

010185187042



閬州之東。則有靈山之白。閬州之北。則有玉臺之碧。山上。則松色參差。烟雲撩之。欲盡而不盡。浮字正寫。不盡之神。山下。則江波澎湃。石勢臨之。若崩而未崩。動字正寫。欲落之勢。其根入無底。焉知無鬼神所會。而奇險如此。已覺嵩華為敵矣。中原寇亂。既不得歸。且結茅青壁之下。與之相對足矣。

閬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石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欹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閬中

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

嘉陵江色。如石黛如碧玉。相因依者。一物不足擬。在如黛如碧之間也。正憐日照浪花。已點破黛碧之妍。更復沙際春歸。所以有此黛碧之色也。蕩槳之巴童。欹側而過。水急也。銜魚之水鳥。去來不定。江永也。如此者。皆閬中之勝事。而閬州城南。更為稀絕耳。

泛江

方舟不用楫。極目總無波。長日容盃酒。深江淨綺羅。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

方舟兩舟相並不用楫者聽其隨流容與也極目無
波所以不用楫耳日長則盃酒可以從容江深則綺
羅得以照映綺羅仗人之依也故下接奏樂聽歌句
亂離飄泊聽此不堪樂而堪愁蓋思故國清渭之間
春花正妍無從得見也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丹之得蕪字

柳影含雲幕江波近酒壺異方驚會面終宴惜征途沙暖
低風蝶天晴喜浴鳧別離傷老大意緒日荒蕪

柳影之中而含雲幕江波之遠而近酒壺二句江亭

異方而忽已會而者所以驚終宴而復欲征途者所
以惜也二句送別風蝶低飛止因沙暖浴鳧相得想
為天晴二句江亭之景因別離之可念遂覺老大之
堪傷自君之太知意緒之荒蕪矣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結束
多紅粉歡娛恨白頭非君愛入客晦日更添愁

山豁則勢斷不知始末何時江平則緩流若見其不
肯下接江平句惟其流緩所以舟遲故花已去矣始

知其改岸。鳥猶在也。始覺其隨舟耳。舟中則結束既多。紅粧而歡娛已傷。遲暮苟非與宴遣懷。則佳辰更多愁緒矣。通首是陪王使君泛江。末句點出晦目。

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草芳。野哇連峽蝶。江檻俯鴛鴦。日晚煙花亂。風生錦繡香。不須悲急管。衰老易悲傷。

第二首就黃家亭子。徑布金沙。亂生碧草。連野哇而飛。峽蝶俯江檻而視鴛鴦。四句景泛江至此。則日晚矣。晚烟濃而花枝掠亂。紅粉過而錦繡生香。日暮時移。悲生樂極。不須吹急管而動衰老之悲傷也。綿繡

香接前首紅粉句。

傷春五首

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

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西京疲百戰。北闕任群克。關塞三千里。烟花一萬重。蒙塵清露急。御宿且誰供。殷復前王道。周遷舊國容。蓬萊足雲氣。應合總從龍。

天下兵戈雖滿。而春光之濃艷自如也。西京戰鬪已疲。北闕羣兒猶故。頂天下兵常滿。遠而望之。關塞雖遙。烟花無數。頂春光日自濃也。因念蒙塵而犯霜露。御宿而無供帳。困躓如此。然殷雖五遷。尚復前王之

道○周雖東徙○依然舊國之規○則蓬萊雲氣不乏○苟能
從龍便可霖雨天下○是在諸臣為之耳○下六句總承

西京二句

鷲入新年語○花開滿故枝○天青風卷幔○草碧水通池○牢落
官軍遠蕭條○萬事危鬢毛○元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兄
弟○其如有別離○巴山春色靜北望轉逶迤

鷲調新語花滿故枝諸事一新矣乃青天之下而風
為卷幔矣碧草之內而水已通池矣四句春景無如
官軍既遠事事可危所以鬢白淚垂已非一日况兄

弟別離能無悽感乎值此巴山春色應前四句北望
鬼消承後六句以總結之

日月還相鬪○星辰屢合圍○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大角
纏兵氣○鈞陳出帝畿○烟塵昏御道○耆舊把天衣○行在諸軍
闕○來朝大將稀○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

日月相鬪星辰合圍人事變于下天道變于上其可
危如此因歎朝廷苟不信讒佞而誅執法之臣則禍
亂亦不至此也大角帝座也而纏兵氣西京陷矣鈞
陳行宮也而出天垣代宗奔矣二句承日月二句出

奔之日。烟塵昏御道之間。耆老把天衣而泣。行在之
諸軍既少。來朝之大將已稀。四句承變危機句。又言
事至于此。已無可為。惟有得賢以為匡復之計。則屠
釣之中。或有隱者。王能共載而歸乎。

再有朝廷亂。誰知消息真。近傳王在洛。復道使歸秦。奪馬
悲公主登車泣。貴嬪蕭關送北上。滄海欲東巡。敢料安危
體猶多。老大臣豈無。稽紹血。霑灑屬車塵。

祿山之後。朝廷再亂矣。道遠消息難真。故或傳其在
洛。或傳其在秦也。出幸之時。公主流離而遭劫。貴嬪

涕泣而升車。欲北上蕭關。又欲東巡滄海。一時奔迫
蒼皇。蹙蹙靡騁如此。安危之計。何敢預料。惟仗大臣
匡濟而已。在廷豈無如稽紹者乎。

聞說初東幸。孤兒却走多。難分大倉粟。競棄魯陽戈。胡酋
登前殿。王公出御河。得無中夜舞。誰憶大風歌。春色生烽
燧。幽人泣薜蘿。君臣重脩德。猶足見時和。

又聞東幸之時。羽林孤兒諸軍。却走者甚多。蓋因糧
餉不足。故棄戈而逝耳。吐蕃入京。王公出走。豈無聞
鷄起舞。戮力中原。與大風作歌。悲思猛士者乎。徒使

春色生于烽燧之中。幽人泣于薜蘿之內。君臣苟能修德。則禍亂不足憂。時和可立見矣。

釋悶

四海十年不解兵。大戒也。復臨咸京。失道非關出襄野。揚鞭忽是過湖城。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夜屍縱橫。天子亦應厭奔走。群公固合思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嬖孽能全生。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

四海之間。十年兵革。故吐蕃乘虛而入也。代宗出幸。迷惑失道。非關黃帝之求賢。揚鞭而行。豈是晉明之

察賊乎。所以豺狼滿道。人烟斷絕。烽火照夜。尸骨縱橫也。想天子亦應厭奔走之勞。羣公可不思所以致昇平之策。但恐誅求如故。而小民困窮。嬖孽全生。而小人復進耳。野老杞憂。雖未至于如是。然衰年不見太平。亦可慨矣。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短。愁從舞曲長。二天開寵餞。五馬爛生光。川路風烟接。俱宜下鳳凰。

離亭而已非故國。春色而猶在他鄉。其感懷可知。所

以老年有限。正畏歌聲易終。而愁緒紛來。雖曲長何益乎。四句。江亭筵上。二天寵賤。五馬生光。點明王閔州。賤蕭遂州。而閔州遂州。俱在川路。故風烟相接。二使君之德政。鳳凰來儀。兩處一時俱下矣。

滕王亭子

亭在玉臺觀內。王曾典此州。

君王臺樹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目班。人到於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君王。滕王也。築亭巴山。從丹梯而上。尚可躋攀也。春

日鶯啼。知存修竹。借梁孝事。仙家犬吠。猶在雲間。借淮南事。以比滕王。仙家點玉臺觀。然而其人往矣。所存者清江碧石。正可傷心。所見者嫩蕊濃花。依然滿目。蓋遊人來往。追想其德政。而弔古流連耳。

玉臺觀

滕王造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始知羸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鼉鼉窟。石勢參差鳥雀橋。更有紅顏生羽翰。便應黃髮老漁樵。

中天有山。山上有觀。故曰遙也。惟其中天。惟其高遠。

故為上帝所居。而羣神來朝矣。山下臨江。馮夷出而擊鼓。觀中有臺。秦女下而吹簫。遂有始知者。意擬之詞也。四句玉臺觀。下寫江景。江光之內。隱現不定。或為龍臺之窟。頂馮夷。句山石之勢。參差不齊。如成鳥鵲之橋。頂羸女。句仙境如此。更有人焉。紅顏不老。羽翰可期。則甘奇。居于此。黃髮而老。漁樵矣。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鳥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

憑弔滕王之意。前首末句。結出此劈頭。喝起。則日寂寞春山之路。君王不復行也。久矣。古牆之竹色。依然虛閣之松聲。自起。不因無人而改也。所以鳥雀飛鳴。徒添暮林之景。雲霞倏忽。亦如過客之情。四句應首句。尚思滕王在日。數部鼓吹。千騎旌節。其盛如此。而今何往乎。應君王不復行也。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綵雲蕭史駐。文字魯恭留。宮闕通群帝。乾坤到十洲。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

前首全咏玉臺觀。滕王只借羸女事暗點。此則全說滕王。蓋浩劫以來。觀因王造。今臺猶在。故訪古來遊耳。乃綵雲去而蕭史猶在。文字留而恭王不朽。四句咏滕王事。觀在山上。故宮闕之高。上通羣帝。山臨江上。故乾坤之內。如到十洲矣。二句觀之景。今滕王雖薨。亦有笙鶴山頭。如王喬者乎。應還起句。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欹斜疾。魚龍偃臥高。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

春江不可渡。時方二月。已多風濤也。下接風濤。方見舟楫欹斜。而乘風甚疾。想有魚龍偃臥。故濤勢方高也。下頂不可渡。所以停楫岸邊。而渚花如素錦。紛披汀草與青袍相亂。二句近岸之景。停舟無事。試問垂綸之客。則日世路悠悠。常見汝曹之往返。不亦勞乎。暗用漁父事。

暮寒

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慘慘暮寒多。戍鼓猶長擊。林鶯遂不歌。忽思高宴會。朱袖拂雲和。

霧隱平郊之樹暮矣風含廣岸之波寒矣兩句分貼
 春色沈沈頂霧隱句暮寒慘慘頂風含句兩句分頂
 兵革未靜戍鼓遇暮而長鳴晚色既淡林鶯以寒而
 罷囀二句暮寒之事因思當日聲歌高宴何可得哉

憶昔二首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汗血馬○長
 驅東湖胡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
 不樂上為忙○至今上猶撥亂○勞心焦思補四方○我昔近
 侍叨奉引○出兵整肅不可當○為雷猛士守未央○致使岐雍

防西羌○大戎直來坐御牀○百官跣足隨天王○願見北地傅
 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

此憶肅宗之事也○肅宗在朔方○勉復西京○而回紇助
 兵○以滅安氏○其勢可一鼓而平矣○乃鄴城之圍○不得
 取勝者○止因外信佞臣○內寵張后也○上為忙三字○寫
 得懼內人刻骨○事機一失遺禍至今○今上猶焦勞撥
 亂○而禍變日生○復有吐蕃之事也○因記我為拾遺○叨
 為奉引○此時兵力方疆○紀律整肅○止因內難○故盡調
 邊兵入衛○獨使岐雍之兵○防控西羌○其力單弱○因致

吐蕃直入代宗奔走也。安得傳介子者。建功絕域乎。然非老儒之所能矣。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
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
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
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
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
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
能。朝廷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漢長衰疾。

此憶開元之盛也。當時小邑猶有萬家。大邑可知戶
口殷繁也。稻粟充物。公私豐實。糧食充足也。道路平
坦。遠行無患。寇盜衰薶也。紈素之車。轉運連絡。農桑
及時也。天子宴衍。朋友道義。禮樂生于富足也。此乃
百年之間。未有災變。而休養生息。以至于此。朝廷之
上。禮樂以御君子。法律以齊小人。如此而已。至今日
一絹萬錢。與齊紈二句相反矣。有田流血。與稻米二
句相反矣。洛陽之宮殿已焚。與宮中聖人二句相反
矣。宗廟之狐兔方除。與九州道路二句相反矣。所以

自覺傷心不忍過問者復恐其初從亂離說起添我傷心也我雖小臣無能既食人之祿自當憂人之事故日望中興而洒血于江漢之間耳

奉寄章十侍御

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甫後將赴朝廷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麾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宜借寇恂朝覲從容問幽側勿云江漢有垂綸

首句以淮海維揚叙其地望而一俊人者其才猷如此次句以金章紫綬序其章服而照青春者其少年

如此今在梓州其指麾之能足以回天地之禍亂其訓練之卒足以配鬼神之樞機一方正所倚賴猶湘西之不可無關河內之欲借寇也奈何罷官而入朝哉苟前席從容問及幽側弗云江漢尚有垂綸之叟如某者乎

逃難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疎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故國莽丘墟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涕

盡湘江岸

五十而頭早白者。因南北避難。無衣禦寒。奔馳辛苦。以致此也。頭白則筋力已衰。湊理不密。諸病乘之而入矣。况四海無處不亂。乾坤萬里無地容身。又以妻孥隨累。不覺回首悲歎者。蓋家業丘墟。鄰里分散。歸路長迷矣。姑為南下之計。則湘江岸邊。尚須一哭耳。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弟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廣不封侯。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戎馬

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

使君高義。足以驅馳今古。其才如此。乃寥落之况。三年之久。長坐此劍州耶。然既見文翁之化俗。貼劍州焉。知李廣之不侯。貼李字。四句是寄李劍州下。乃是將赴荆南路。經險阻。而雙鬢已蓬。曠望青天。而釣舟從與滄浪在楚地。但兵戈未寧。相逢何日。惟在仲宣樓頭。回首望子耳。仲宣樓亦荆州事。

遊子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厭就

成都卜休為吏部眠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群仙

巴蜀無人。有愁誰語。故發此吳門之興。杳然長往耳。逢望九江。雖在春草之外。今下三峽。已在暮帆之前矣。承吳門句。我之此行。厭就成都之卜。亦不為醉酒而留。承巴蜀句。且不特吳門也。乘興直至蓬萊。則年雖衰白。神仙可乞也。作勇壯語。振起通篇。

雙燕

旅食驚雙燕。銜泥入此堂。應同避燥溼。且復過炎涼。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

旅寓而忽見雙燕。日驚者。驚年光之又新也。而啣泥借托。又在此堂乎。其為知避燥溼。與人相同。在此已過炎涼。此人更久矣。悲養子于風塵。歎來時之路遠。苟今秋而天下無事。則爾去之時。我亦去矣。全借燕自喻。

百舌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知音兼眾語。整翮豈多身。花密藏難見。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

百舌春前無聲。故日來何處。重重音嚮之遞變也。知

音既兼衆語而細察原止一身。雖花密而難見。亦以枝高而嚮新。新者為報春也。然鳴亦有候。如其過時。則君側有讒人。記載之矣。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汨汨避群盜。悠悠經十年。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物役水虛照。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著。盡室畏途邊。

避亂已經十年。留滯久矣。初欲下荆楚。而行計不成。今又還西川。復出于意外也。四句自閬赴蜀之故。下寫山行勞勞往返。皆為物所役。于山水無與。故弔影

而已。覺水之虛照。傷心。而反恨山之寂然也。我生一無倚著。而闔家在危險乎。末句繳還領妻子。

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衫裛翠微潤。馬銜青草嘶。棧懸斜避石。橋斷却尋溪。何日兵戈盡。飄零愧老妻。

風色之大。長林亦偃。溯風之人。故徘徊而復迷也。但見山光照。而映衫翠濕。馬行倦。而啣草長嘶。道路之險。上則棧道懸空。迂徐而避石。下則草橋既斷。宛轉而尋溪。山澗之水。漲落不常。落則結橋。漲則橋斷也。因歎何日兵戈寧謐。使我飄零遠道。反愧老妻之隨。

我耶此首單承妻。

行色遁隱見人烟時有無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轉石
驚魑魅抨弓落狄鼯直供一笑樂似欲慰窮途

山岡迴複故旅客遁隱而遁見山深世亂故人烟時有而時無也僕夫入溪穿竹而語稚子登高入雲而呼二句頂行色隱見轉石而下徒驚魑魅抨弓而射或落穴鼯二句頂人烟有無承上轉石抨弓亦聊共一笑以慰窮途而已此首單承子

別房太尉墓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對墓
陪謝傳把劍覓徐君唯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

房瑄卒于閩州故歎同在他鄉又將行役乃駐馬來別孤墳耳墳土已為淚濕斷雲為之不飛悲惋之極當時對棋而陪謝傳不可得矣今日掛劍而覓徐君亦何及乎徘徊悽惻絕無一人惟見花落鶯啼相為送客而已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敢

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耶筒不用酤五馬
舊存請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第一首總起先說將赴成都之心事今日得歸茅屋者止為嚴公再鎮劔南耳成都變亂以來能使閭閻再歸禮讓則我奔竄之後敢論松竹久為荒蕪乎况成都有丙穴之魚耶筒之酒五馬昔日曾來知我草堂無恙故幾回書札待我復歸耳

處處清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候無兵馬錦
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比鄰習池

未覺風流盡况復荆州賞更新

二首途中預計也處處清江白蘋方盛則歸到故園猶是殘春也况禍亂已平而雪山之斥候已無兵馬嚴公既至而錦里之逢迎更有主人耶既歸則問候者多故俗客不拒舊隣堪念也因念嚴公昔醉習池風流尚在今當復邀荆州之賞乎

竹寒沙碧浣花溪橘刺藤梢咫尺迷過客竟須愁出入居
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畏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宵藉
荒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

三首念草堂之荒涼也。浣花溪上竹寒沙碧。幽况頗佳。久別無人。則橘刺藤梢。蒙茸雜亂。故咫尺迷也。過客既不便于出入。即居人亦不能辨其東西。正見咫尺迷。然草堂之中。書籤藥裹。雖封蛛網。而野店山橋。可送馬啼。相見將不遠矣。嚴公肯到荒庭。籍春色而一醉乎。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祇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四首預擬既歸草堂之事也。昔常苦沙岸善崩。而藥欄將損。今既久別。江檻亦將落于風湍矣。惟念小松初植。諒未干雲。必且惡竹叢生。尚須芟剪我之。此歸亦以嚴公故耳。然生理自能為周急。而衰老豈復有金丹乎。既歸而痛定思之。三年奔走。皮骨空存。古云行路之難。今始信也。承衰老句。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昔去為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

五首總結成都之生事甚微而戀戀于此者亦以故
 物尚存歸心頓起也昔日之太為恐亂兵之入今日
 歸來復恐鄰人已非矣既歸之後雖側身天地之間
 莫能容我惟有懷古以自遣回首風塵之內奔走為
 艱從此息機以終老矣為說總戎樽俎之間能容我
 野人否耶

杜詩論文二十七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代宗廣德二年春復歸成都

春歸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
 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
 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即為家。

春歸乃春日歸來也。浣花溪上。苔徑有臨江之竹。草堂之內。茅簷有覆地之花。乃梓閬奔走。歲月頻更。今日歸來。春花正值。喜可知已。於是倚杖而看孤石。應茅簷句。攜壺而就淺沙。應臨江句。但見遠鷗浮水而不飛。輕燕受風而不定。二句江上之景。輕燕更貼春字。蓋久不復見。頓覺景物一新矣。因歎世路雖為多梗。吾生原有盡期。苟此身有托。得以常醉。則乘興而來。即可為家矣。

歸來

客裏有所適。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帙壁魚乾。洗杓開新醞。低頭著小冠。憑誰給麴蘖。細酌老江干。

客中又復作客。自成都而梓閬也。歸來始知行路之難矣。下頂歸來。啟門而野鼠走。開卷而蠹魚殘。久無人矣。舊居無恙。故物猶存。稍足自慰。故洗杓開新醞。不妨哺糟同醉也。低頭著小冠。不必高冠。我我也。下接新醞句。苟有人給我美酒。則老丁江干不復外求矣。

草堂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請陳
 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將赴朝廷。群小起異圖。中宵斬白
 馬。盟歎氣已麤。西取邛南兵。北斷劍閣隅。布衣十數人。亦
 擁專城居。其勢不兩大。始聞番漢殊。兩卒却倒戈。賊臣互
 相誅焉。知肘腋禍自及。梟鏡徒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
 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為魚。唱和作威福。孰肯辯無辜。眼前
 列。柎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到今用鉞
 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國家法令在此
 又足驚。吁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弧矢晦江海。難為遊
 五湖。不忍竟舍此。復來雍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屣萬竹疎。
 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里喜我歸。沽酒攜葫蘆。大官
 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天下尚未
 寧。健兒勝腐儒。飄飄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骨
 髓幸未枯。飲啄媿殘生。食薇不敢餘。

夫此草堂也。昔我之去。因寇盜之縱橫。今我之來。以
 成都之復定也。四句總起。因記初亂時事。反復俱在
 須臾。蓋大將既去。羣小構亂。絕無成算。不過一宵之
 間。刑馬申盟。威勢猖獗。乃復西取邛兵。北斷劍閣。布

衣數人。擅專方鎮。其縱恣如此。初則結連吐蕃。後則蕃漢疑貳矣。初則羣小結盟。後則兩卒倒戈矣。烏知禍起肘腋。爾輩自及哉。由是忠義之士。痛紀綱之紊壞。且怪政出于多門。萬姓幾為陷溺矣。而彼賊徒。自相唱和。威福恣行。前列柎械。後列笙竿。談笑殺戮。流血滿衢。所以冤魂夜哭。至今未已也。而更殺其人。利其有鬼妾鬼馬。合悲供娛。殊不知國法具在。旋踵伏誅。此又不足驚歎也哉。一段承去草堂二句。我奔走三年。欲往吳越。奈江海處處兵戈。五湖豈能遠泛。是以不忍舍此而復來也。入門喜見四松猶在。步履四顧。萬竹俱疎。今昔頓殊。方為興感。乃內而家犬。外而里鄰。上而大官。遠而城郭之賓客。無不欣喜趨迎。其樂又如此。一段承歸草堂二句。下總結言天下未定。徙兒勝于腐儒。老夫飄泊風塵。無地自安。已成疣贅矣。猶幸骨髓未枯。尚可苟活。一飲一啄。則殘生已自媿矣。即食薇已。足何敢望其餘乎。

四松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會看

止詩論

成都二十七

根不拔莫計枝彫傷。幽色幸秀發，疎柯亦昂藏。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棖撥損，得愧千葉黃。敢為故林主，黎庶猶未康。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覽物嘆衰謝，及茲慰淒涼。清風為我起，灑向若微霜。足以送老姿，聊待偃蓋張。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有情且賦詩，事迹兩可忘。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

四松初核之時止三尺多耳。別來三歲遂如人長乎。未歸之時私計曰：但願其根不拔耳。即枝之凋傷亦不敢惜。乃既歸而幽色秀發，疎柯昂藏，喜何如耶？又

自幸曰：止因插有藩籬，以為隄防。否則本根既撥，枝葉能無傷乎？一段喜松之存，因言我何敢竟有故園哉。天下黎庶猶未安康，乃今避賊初歸，空堂草滿，覽物感懷，歎年歲之衰謝，慰目前之淒涼，亦已足矣。六句推開下，又收轉。于是徘徊四松之下，而清風起處，寒若微霜，足為送老之資，以待他年之偃蓋耳。下又一轉：我身飄泊東西，且無根蒂，以之配爾，亦甚茫茫矣。然相與有情，賦詩遣興，則行止遲速，姑聽之而已。一段宛轉咏歎，又曰：我之根蒂既無，爾之偃蓋可待。

弗矜千載之後。上摩穹蒼。而我不及見也。

水檻

蒼江多風颭。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焉得不抵垂。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尚為谷。何傷浮柱欹。扶顛有勸誠。恐貽識者嗤。既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臨川視萬里。何必欄檻為。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水檻在江上。而江中風颭雲雨晝夜不絕。風也。雲也。

雨也。皆傾頽屋舍之物也。而茅軒之微。駕于巨浪之

上。波濤所擊。焉得不低垂乎。况遊子在外。門戶無人

則高岸尚且為谷。何況此浮柱之欹乎。古人扶顛之

戒。恐貽識者之羞。既非大厦之傾。一木之支。及今可

為也。然臨川遠望。豁達萬里。又何必欄檻哉。但以人

生感舊。對此不免繫懷耳。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青溪上。日傍柴門遊。蒼惶避亂兵。緬懷邈舊丘。鄰人亦已非。野竹獨脩脩。船舷不重扣。埋沒已經秋。仰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故者或可掘。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留。

平生有江海之興。夙具扁舟為長往計。豈但青溪之上。傍柴門而游乎。乃因避亂而出。常懷舊丘。及至歸來。隣人已非。惟有無情野竹。修修如故耳。而船舷則不可重扣。埋沒經年。故羨鳥之能飛。水之能逝。我不能乘舟而遊矣。然一舟亦或易辦。故者可攜。新者易求。但所悲者。奔逃未定。白屋尚不能保。而况于船乎。

絕句六首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鷓鴣。

日出而籬東有水。雲生而舍北有竹。忽日忽雲。是積

雨初晴之景。翡翠水禽而鳴于高竹。承籬東水鷓鴣

愛潔而浴于沙中。承舍北泥也。

萬萬花藥亂飛飛。蜂蝶多幽棲。身嬾動。客至欲如何。

萬萬而花藥滿。飛飛而蜂蝶多。萬物變亂于前。而此

身寂然不動。蓋以幽棲習嬾。即客至亦從與矣。

鑿井交櫻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裊纜。小逕曲通村。

鑿井而在櫻下。故見櫻葉交。加開渠而穿竹中。不覺

竹根已斷矣。乃竹下扁舟。往來裊纜。井邊汲道。屈曲

通村。兩句分頂。即就所見之景。以成一章。

急雨梢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白魚跳。

急雨梢溪脚而過。雨過而斜暉尚在樹腰。時已將晚也。寫忽雨忽晴之景。惟雨過故隔巢黃鳥並坐理衣。

翻藻白魚跳波竊水矣。

舍下筍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

舍外之筍透壁而已穿。庭中之藤刺簷而亂長。止萬物發生用壯之時。二句近景。又以地方晴而游絲冉冉。江水白而碧草纖纖。二句遠景也。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月影傍石。江動而月似移矣。雲氣迷花。溪虛而雲益重矣。二句俱夜景。然雲氣雖迷。乃鳥棲而尚知故道。承溪雲句。江月已晚。帆過而又宿誰家乎。承江月句。六首俱散咏。淡春之景。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餽貧人實。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鷗。寡妻群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舊有小徑升堂。原不斜也。以桃樹五株。遮滿庭前。人

行避樹。故曲折而徑斜耳。今歲歸來。花過而實矣。然實則待熟而周貧。花則來歲猶可待也。且樹蔭婆娑。孔燕方來。故宜黠。慈鴉亦至。不必驅除。因喜寇亂方平。則寡妻羣盜。非今日所宜有。惟望天下車書一統。豈不樂哉。因泐樹而念及貧人。因貧人而兼及鴉。燕。因鴉燕而遂及寡妻羣盜。相連而下。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

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

花近高樓。正堪遊賞。而日傷客心者。因萬方多難。此獨登臨也。正傷心之時。而見錦江春色。在天地之外。來玉壘浮雲。如今古之遷變。更益傷心矣。下承萬方多難句。朝廷之天命未移。寇盜之縱恣當息矣。又言苟天命未移。即後主之孱弱。生為正統。沒還祠廟。而况今日之朝廷乎。但輔弼無諸葛之才。所以日暮長吟也。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士詩論定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散○滿○樹○曲○水○細○通○池○歸○客○
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所居隣近有竹參差於竹中相過故人不知也二句
南隣幽樹多花臨岸故飲曲水常流通池故細二句
水亭醉歸既非遠道殘尊不妨更移又承南隣未言
與君往還者不止因隣比亦以君多道氣耳繳還朱
山人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老儒艱難時病於庸蜀
歎其沒後方授一官

此○老○已○云○沒○鄰○人○嗟○未○休○竟○無○宣○室○名○徒○有○茂○陵○求○妻○子○

寄他食園林非昔遊空餘總惟在淅淅野風秋

此老既沒隣人至今嗟嘆其為人可知生前既無宣
室之前席沒後始求茂陵之遺書點明沒後授官也
所以無救于貧而妻子流離已寄他食園林荒廢已
非昔遊惟有總帳尚存野風蕭瑟而已此首先序校
書後寫山莊

燕○入○非○旁○舍○鷗○歸○祇○故○池○斷○橋○無○復○板○臥○柳○自○生○枝○遂○有○
山○陽○作○多○慚○鮑○叔○知○素○交○零○落○盡○白○首○淚○雙○垂○

第二首則先序山莊後及校書燕入而猶是此舍也

鷗歸而猶是此池也。乃斷橋無板，無人往來矣。臥柳生枝，無人芟除矣。一片荒涼，使人淒黯。因言我與校書，雖有懷舊之作，久慚鮑叔之知。今日歸來，而素交零落，故白首含悲也。

寄邛州崔錄事

邛州崔錄事，聞在果園坊。久待無消息，終朝有底忙。應愁江樹遠，怯見野亭荒。浩蕩風塵外，誰知酒熟香。

錄事而在果園坊亦甚近也。乃約而不至，有何事耶。想為江路之僻，野亭之荒耳。况却我雖浩蕩于風塵之外，而新釀已熟乎。逐句接下直而不曲。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同。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家家迎薊子，處處識壺公。長嘯哦喟北，潛行玉壘東。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望雲悲輶軻，畢景漸冲融。喪亂形仍役，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口，倚劍短亭中。永作殊方客，殘生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風。

昔自關右分袂，今于天邊轉蓬。別來驅馳，已不堪道。

今日談笑。乃得相同。即四句總起。下序昔事。昔曾留
 意于道術。承先生之訓蒙。此時先生道術既高。家家
 奉迎。處處求識。先生飄然入蜀。已在峨眉玉壘之間。
 而行騎猛虎。役使仙童矣。一段山人承關內句。我則
 髮少不勞其白。顏衰望其更紅。故瞻望青雲。而自悲
 輒軻。從此畢世。而徒羨冲融也。况勞形奔走。音問難
 通。方懸旌要路。倚劍短亭。暫為駐足耳。且將永作殊
 方之客。雖殘生尚在。已成老翁矣。一段自序承天
 句。雖老罷如此。可能相哀換骨。而同馭清風耶。二句

收歸山人總結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往往雖相見。飄飄媿此身。不關輕綬冕。俱是避風塵。一別
 星橋夜。三移斗柄春。敗亡非赤壁。奔走為黃巾。子去何滿
 灑。余藏異隱淪。書成無過鴈。衣故有懸鶉。恐懼行裝數。伶
 俜臥疾頻。曉鷲工迸淚。秋月解傷神。會面嗟黧黑。含悽話
 苦辛。接輿還入楚。王粲不歸秦。錦里殘丹竈。花溪得釣綸。
 消中祇自惜。晚起索誰親。伏柱聞周史。乘槎似漢臣。鴛鴻
 不易狎。龍虎未宜馴。客即挂冠至。交非傾蓋新。由來意氣

上詩論文

成都二十七

合直取性情真。浪跡同生死。無心恥賤貧。偶然存蔗芋。幸
 各對松筠。籠飯依他日。窮愁怪此辰。女長裁褐穩。男大卷
 書勻。滿口江如練。蠶崖雪似銀。名園當翠嶽。野棹沒青蘋。
 屢喜王侯宅。時邀江海人。追隨不覺晚。欵曲動彌旬。但使
 芝蘭秀。何須棟宇鄰。山陽無俗物。鄭驛正留賓。出入並鞍
 馬。光輝忝席珍。重遊先主廟。更歷少城闈。石鏡通幽魄。琴
 臺隱絳唇。送終惟糞土。結愛獨荆榛。置酒高林下。觀碁積
 水濱。區區甘累趼。稍稍息勞筋。網聚粘圓腳。綵繁煮細葷。
 長歌敲柳癭。小睡凭藤輪。農月須知課。田家敢忘勤。浮生
 難去食。良會惜清晨。列國兵戈暗。今王德教淳。要聞除襍
 偷。休作畫麒麟。洗眼看輕薄。虛懷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萬
 古重雷陳。

此侍御罷官歸隱于蜀而贈之也。往昔雖時相見。此
 身飄泊。不得常親。子今歸來。不為輕此。緩見。亦為俱
 避風塵耳。四句總起。下追叙昔事。星橋別後。于今三
 年。非敗亡而奔走者。避賊故也。乃子去既能脫然。予
 藏並非耽隱。所以書成莫寄。項子去句。衣敝安貧。項
 予藏句。故恐懼而數徙。臥病而伶俜。此際相思。聽曉

鶯而併淚。望秋月而傷神矣。何時會面而嗟薰黑。得舍懷以話苦辛耶。然入楚未成。歸秦難定。是以復歸成都。而錦里之丹籠猶存。花溪之釣綸復理。無如久患消中。無人相惜。病滾晚起。誰復相親。一段序別後情事。聞君柱史而同老。聃出使而似張鷟。宜如鴛鴻之難狎。龍虎之難馴也者。一旦掛冠而來相見。依然舊友。蓋從來意氣相合。惟取性情之真。性情既真。自能浪跡而同生死。當無心恥我賤貧也。一段序侍御幸今日蔗芋偶存。松筠各有。蔗芋蜀中之產也。他日相依。止須粗飯。今辰相對。未免窮愁。且別後數年。女能裁褐。男學卷書。俱長成矣。一段自序。今游口蠶崖之間。有名園。有舟楫。第宅旣華。招邀又數。追隨至晚。款曲連旬。但使芝宇可親。何必定在隣比哉。况嵇康原非俗物。當時正欲畱賓。並馬出入。同席光輝。或游先王之廟。或經少城之闔。或臨石境。或過琴臺。因感死後荒涼。送終止歸糞土。生前寂寞。結愛獨向荆榛耳。于是置酒林下。觀棋水邊。昔日之奔走自甘。今日之息躬爲幸。則網有圓鯽。羹有蓴絲。敲枹瘦而長歌。

凭藤輪而小睡。樂亦甚矣。奈農月須勤。田家作苦。浮生不能去食。良會不更可惜哉。一段叙近事。因歎列國之兵戈雖滿。今王之德化甚淳。立見盜賊之剪除。不必麟閣之畫圖。但洗眼而觀輕薄之流。虛懷而任屈伸之數而已。結言。惟我與爾獨敦友道。豈令陳雷專美于前乎。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為萬里別。送子山之阿。白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衰老強高歌。歌罷兩悽惻。六龍勿蹉跎。相視髮皓白。况難駐羲和。湖星墜燕地。漢將仍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子負經濟才。天門鬱嗟峨。飄飄適東周。來往若崩波。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他。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為我謝賈公。病肺臥江沙。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有幾回耶。相見既難。相別又易。今復送子矣。四句總起。我之與子。如鶴之同林。魚之同河。未知棲息于何時。而衰年遠別。未免悲歌。乃

歌罷愁生者。以六龍無停馭。而衰髮各皤然也。今雖安史既平。兵革未靖。而四海之內。人少虎多。不必再為投身。亦且信命而行。然饑而易子。人且食人。則豺虎猶可禦。而饑荒之患。深也。一段。序別。子負經濟之材。時所急須。但天門高遠。奔走不遑。識子者。惟吾南宮故人耳。故人賈至。南宮禮部也。白馬金鞍。丰神華燦。而又雄筆能文。好賢念切。子往而師事之。庶幾歲寒不改。自當荐達也。相見之間。言吾臥病江邊而已。一段。寄賈侍郎韻府盤陀馬鞍飾也。

長吟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青心。已撥形骸累。真為爛熳深。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

江上之渚。鷗戲翻飛。渚上之橋。柳陰映帶。二句春景。故江水怒飛。正當競渡之日。草色掩靄。遂我踏青之心矣。四句江上之事。于是撥置形骸之累。且為爛熳之游。而賦詩得句。不覺得意長吟也。穩字是詩家上乘之法。而非爭奇鬪豔者所知也。

歸鴈

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鴈。高高正北飛。

東來萬里之客。因避亂也。今亂雖定矣。幾年乃得歸。耶。不得歸。而見鴈之北歸。益深腸斷矣。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

遲日。春日也。故江山增麗。花草益香矣。惟春日故泥融。而燕子爭飛。一句。山景沙暖。而鴛鴦穩睡。一句。江景也。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次首頂上江山二字。江碧。故鳥映之而愈白。一句。江景。山青。故花映之而益紅。一句。山景。蓋一春又將過矣。何日乃遂吾歸計乎。二首六句。景二句。言情。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國初以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

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疋亦殊
 絕迥若寒空動烟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列
 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滾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
 有韋諷前支遁憶昔巡幸新豐官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
 磊落三萬疋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
 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

先從國初畫馬者說起則有江都王也將軍繼之得
 名三十餘年人間又見此名蹟也四句總起下乃細
 剖將軍曾貌先帝照夜白此馬既為龍種將軍得其

真形故神物應之而龍池霹靂也殷紅瑪瑙之盤內
 府珍秘一旦御前傳詔才人宣索以賜將軍兼有輕
 統細綺與之同賜先帝之重將軍如此所以權門貴
 戚思得筆墨以為寵光也一段寫先帝之馬虛先帝
 玄宗也昔之名馬有太宗拳毛騮今之名馬有郭子
 儀獅子花此皆千古所傳圖中一時並載已為有識
 所嗟嘆以此馬騎而出戰一可敵萬即在素縞之上
 其勢如飈飈丁沙塲也圖中更有七馬無不奇絕黑
 白相間如烟如雪而長楸之間真如霜蹄蹴踏也養

馬者有馬官廝養成列。為畫馬觀貼。而馬益貴重矣。總計圖中七馬二馬。共為九馬。無不神駿。有君子之德。而非蹄蹶之材。故曰清高。曰浚穩也。然作者寫此。不知費幾許苦心。而愛者誰乎。今則韋諷前亦止支遁耳。以今對古。以假對真。一段是寫九馬圖。即韋諷宅所觀者實。本乃憶玄宗驪山東幸。翠華拂天。名馬三萬。神俊與此圖相同。自從渡河西去。竟不射蛟東來。此三萬疋者。皆沒于戰陣。而金粟堆邊。為玄宗陵。寢龍媒去盡。惟餘松柏啼鳥而已。

送韋諷上閩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為德。韋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綵直。當令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蝨賊。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浚相憶。

國步未平。兵戈未息。萬方之哀痛未已。十載之征調未休。故庶官乘此剝民。即反側亦所不恤。惟知誅求四出而已。然民當倒懸之時。為德甚易也。一段序時。

事。韋生少年有識。而任當紀綱。性復耿直。自當令若輩失色矣。蓋欲救瘡痍。不得不去蝥賊也。一段勉韋生臨大江而揮淚。望高天而悽惻。二句送別。此行惟望汝樹立佳政。以慰我耳。繳完通篇。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于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烟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玉墀下。迥立闈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斯臯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驂駟氣彫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卽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將軍魏武之後。先點曹姓。今雖爲庶姓。然終是清門也。英雄割據之事。雖亦已矣。頂魏武句。文采風流。今尚存也。頂清門句。四句總起。欲贊其書。先贊其書。書學衛夫人。所不及者。王右軍耳。書畫同一關鍵。書妙畫益妙矣。故號意丹青。至于忘老忘富貴。專心如此。所以成名也。四句贊其書。畫實書陪。開元之中。常引見上殿。因凌烟功臣。未得名筆。命將軍圖之。于是畫良相之冠。猛將之箭。舉其一而槩其全也。而功臣將相之中。褒公鄂公。其英姿出羣。最爲難畫。乃毛髮如生。英氣猶在。如親見其從酣戰中來也。一段序其畫功臣。先帝之馬有玉驄。奇才駿骨。畫工所不能貌者。牽來墀下。顧盼風生。寫馬已不凡。正寫畫馬者不凡也。將軍奉詔。慘淡經營。而真龍已出。頓覺萬馬俱空矣。如所謂玉花者。前在墀中。今在榻上。榻上之與墀中。屹然相向。其形貌同。神骨同。駿異亦同也。故天子含笑賜金。因畫奪真。而圍人太僕。皆爲惆悵矣。入室弟子。則有韓幹。雖負重名。然得其肉。未得其骨。所以驕驕喪氣矣。一段序其畫馬。又插入一韓幹作陪。

又言將軍之畫。蓋有神助。每逢佳士。亦爲寫真者。畫畫馬不畫凡馬。則畫人亦必不畫凡人也。乃于戈飄泊之時。貌及尋常行路之子。何哉。亦以貧故耳。而窮途之中。反遭白眼。蓋盛名之士。每多貧困。自古已然。又何足爲公歎乎。又借寫真一段。感歎作結。

